

開電梯的吉姆

恩·卡耳馬著 琳 琳譯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I512.84

84

653.789
2222/1

開電梯的吉姆

恩·卡 耳 馬 著
琳 琳 譯
阿·高里雅霍夫斯卡雅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Н. Казьма
ДЖИМ—ЛИФТЕФ
Детгиз 1952

書號：譯 0018

開電梯的吉姆（高）

定價 3,500 元

著者	恩 · 卡 · 耳 · 馬
譯者	琳 · 琳
繪圖者	阿 · 高里雅 · 霍夫 · 斯卡雅
校訂者	呂 · 賓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
印刷者	新華印刷廠
	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	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
字數 366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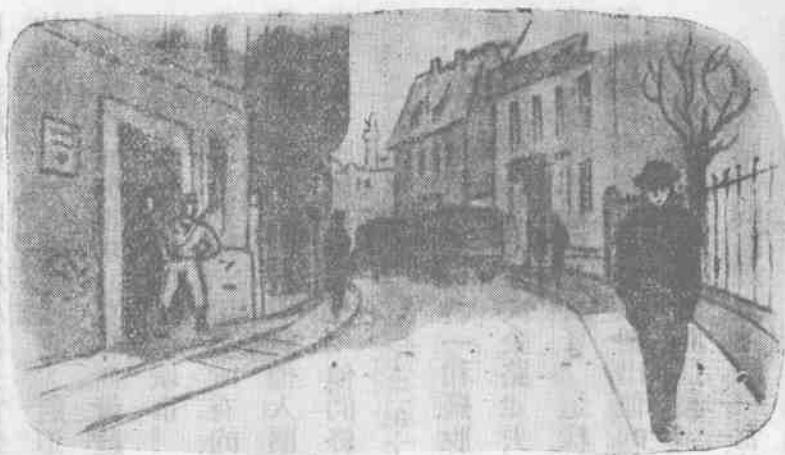
1953年8月初版

印數 1007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逃出監獄（西德的故事）	一
開電梯的吉姆（美國的故事）	六
一束玻璃花（意大利的故事）	三
鹹街上的一個孩子（西班牙的故事）	四
漿糊桶（法國的故事）	五



逃 出 監 獄

(西德的故事)

寒冷的秋天早晨，在西德某小城裏，有一個人走在街上走着。雖然天氣很冷，可是他沒有穿大衣。這個人背駝得很厲害，費勁地拖着兩條腿，看他走路的樣子，大家都會把他當作一個老年人。事實上他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，只是在監獄裏關了三年，在那裏遭受過毒打。

這個人名叫彼得·克勞斯，是一個共產黨員。他就在今天黎明的時候，從監獄裏逃出來了。

克勞斯連自己也不懂，他的運氣爲什

麼會這樣好。因為柏林有長官到監獄裏來，囚犯們被迫洗刷全部囚房和鐵壁的走廊。看守人因為威脅、逼迫和處分那些工作不夠快和不够努力的人，自己已弄得疲勞不堪。克勞斯就趁大家忙亂的當兒，溜了出來。

他必須儘快離開這個城市，因為這城市裏會有人認出他，把他交給反動當局的。不消說，這裏所有的密探都知道克勞斯面貌的特徵。三年前，他們追蹤克勞斯，設法引誘他入圈套，不斷監視他的房子，監視他的妻子馬爾塔、兒子庫爾特。後來，他們終於在一天夜裏捉到了克勞斯。

從那時起，已經過了三年了。現在克勞斯可自由了。他又可能去為正義、為和平、為爭取統一和擺脫法西斯統治的德國而鬥爭了。

現在他急急忙忙向公路走去，想在公路上搭一輛順路的汽車。在監獄裏，克勞斯的鬍鬚長了，這樣稍微改變了一些他的外貌。可是，即使他長了鬍鬚，密探還是可以認出他的。

「得快！得快些離開這裏！」他自己催促着自己。

上公路去的路經過他家。當然囉，他不可能進屋子去看一下馬爾塔和孩子，因為這樣做就是自尋死路，會使全部事業遭到失敗的。他只能遠遠地順

便望一下熟悉的門和小花園的柵欄門。

「只好望一下……」他自言自語地重覆說。

他一路走下去，連家鄉城市也認不出來了。過去很靜的街道現在不安靜了，鬧得很。軍用汽車和機器腳踏車發出震耳的怪叫聲，很快地開過，兵士們正在齊步走。克勞斯好幾次迎面碰到美國軍官。他彷彿到了外國一樣。他狠狠地望着這些外國人。

「他們強佔德國，自己當起主人來了！」他憤怒地想。

一條街、兩條街、三條街……美國紙煙、吊襪帶和蛋粉的庸俗廣告。前面出現了工人區簡陋的小房子。克勞斯向拐角轉了個彎，他的心縮緊了，連氣也很難透出來了，因為他看到了自己的房子。

克勞斯小心翼翼地走得非常慢。在對面，在過去是學校的那幢房子的台階旁邊，他看見了一個警察——應該小心啊！

克勞斯屏住了氣，凝視着自己的房子。灰色的瓦房，這幾年來好像也有些駝背了。門邊是一扇小窗，庫爾特常在那扇小窗的窗台上排列木軍隊（註），

（註）木軍隊是玩具。

用紅色的積木搭高塔。旁邊是馬爾塔的窗，那上面經常放着花。

但是現在花沒有了，紅色的塔也沒有了，房子裏似乎是沒有人住的。連庫爾特引爲驕傲的小花園，看上去也十分荒蕪了。

「馬爾塔和孩子到哪裏去了呢？他們大概也被捕了吧，」克勞斯害怕地想着。

他走近門邊。警察驚奇地注視着他——在這樣冷的天氣裏還只穿一件衣服的路人。

「必須離開這裏！」克勞斯自己命令着自己。

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房子，慢吞吞地沿着街向公路走去。一轉眼間，他聽到一聲鎖響，家裏的門打開了，接着有個男孩子走到小花園裏來。

他長得高高的，瘦瘦的，沒有戴帽子，金黃色的額髮披在他的大額頭上。孩子穿着一件短得不能再短的舊大衣，這件大衣早就不配身了。克勞斯一下子就認出來，這件大衣是他自己給兒子買的。他貪婪地、仔細地看着孩子。啊！自己的小庫爾特已經長得這樣大了！完全是個大人了！

庫爾特回過頭去，吹了聲口哨。立刻就聽見了狗叫聲，一隻有灰色斑點

的，像狼一樣的大雄狗從屋子裏跑出來。這隻狗驕傲地拖着一輛小車。

「華而富！」克勞斯暗地驚嘆一聲，「我們的忠實的老華而富！」

真的，他怎麼會一直到現在才記起華而富呢！庫爾特還是個小娃娃的時候，華而富就保護着他的搖籃，看見陌生人總是兇狠地汪汪叫。庫爾特上學以後，華而富每天早晨嘴裏唧着書包送他。有一次馬爾塔掉在河裏，也是華而富救她的。的確，華而富是這一家人的忠實的朋友。

華而富拖的小車上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家用雜物，和一隻克勞斯很熟悉的藍色大咖啡壺。

「一定是庫爾特把這些東西送到鉛皮匠那裏去修理。我在家的時候，咖啡壺就已經應該修理了，」克勞斯親切地望着小車上的東西，心裏想。他看得出神了，以至一下子沒有注意到狗的行動。狗却在這個時候做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
華而富一跑出來，嗅了嗅，突然發出尖銳的叫聲，從台階上跳下來，衝到柵欄邊。後面的小車蹦蹦跳跳，傾斜着，也飛跑起來了。咖啡壺頓時就掉了出去。

「華而富，怎麼啦？回來，華而富！」孩子叫起來。

但是華而富的耳朵好像聾了一樣，牠已經衝到柵欄門邊，想要打開門，想要跳過柵欄，像發瘋一樣暴跳着。小車拖住了牠，牠把小車推倒在一邊，想要脫出車架，可是沒有成功，牠愈來愈瘋狂了。

「華而富，站住！華而富，回來！」庫爾特一邊重覆地叫着，一邊在狗的周圍打轉，要想乘機抓住牠的頸圈。

可是華而富已經把門打開了。牠不顧小車絆住牠的腳，拚命追趕那個在街上走的過路人。

「華而富，不能這樣！華而富，到我這兒來！」庫爾特嚇得失神地叫喊着。

華而富現在就要猛撲那個過路人，像這幾天吓美國人一樣，把他吓個半死了。這是多傷腦筋的事啊，媽媽受的罪已經夠了……

庫爾特從舊柵欄上抽出一根木棒，跟在狗的後面拚命追。已經有一個警察和兩個美國巡邏隊的士兵趕來幫忙了。男孩子的叫喊聲和狗叫聲驚擾了整條街道。許多人都好奇地從窗口裏向外望。



在狗已經撲上過路人的時候，着急得喘氣的庫爾特方才趕到。華而富發狂地跳着，想撲到過路人的臉上去。

「用木棒！用木棒打牠！用力打！」警察和士兵一路走一路叫。

庫爾特揮動木棒，想打華而富，想把牠趕走。突然，木棒從他的手裏掉了下來，他目瞪口呆地凝視着這個過路人。

他看到華而富發狂不是由於憤怒，也不是由於想襲擊敵人，而是由於高興。牠不是想咬這個過路人，而是想舐他的臉。牠咆哮不是由於性格殘忍，而是由於太高興，太幸福。牠用狗所有的那種熱誠的樣子向過路人撲上去。

庫爾特顫抖起來了。世界上祇有一個人受到華而富這樣的歡迎。華而富祇對一個人這樣狂熱地表示牠的熱愛和忠心。

孩子定睛看着這個陌生人，一想不對，准是他攪錯了……華而富也看錯了……蒼白的、有鬚鬚的陌生面孔……駝背……爸爸的背是直的，他從來沒有鬚鬚……

正在庫爾特拉開狗，並且準備向陌生人道歉的一剎那間，他突然看到了栗色的眼睛和十分熟悉的微笑。

「爸爸！」孩子低聲地說，差點兒大叫起來。

「庫爾特，親愛的……」克勞斯的回答輕得幾乎聽不到。

克勞斯做了一個簡單的、不容易使人覺察的手勢，庫爾特立刻就明白了，看來他不能在現在顯出認識爸爸的樣子。旁邊就是敵人。

孩子急忙抓住華而富的頸圈，把牠拉開。拉得正是時候，因為已經有許多好奇的人從四周聚攏來了。當然，第一個跑來的就是庫爾特的冤家莫利茨——他們的新鄰居捷傑夫人的兒子。莫利茨穿到前面，挺起虛弱的胸膛，站在庫爾特面前。

「啊！我不是常說嗎，你的華而富是一隻害人的惡狗，」他神氣活現地說，好叫大家都聽見，「牠老是咬破我的褲子……」

「褲子是你自己扯破的！你想把過錯推在華而富身上，免得受你媽媽責罵！」庫爾特憤怒地咕嚕着。就是在這種時候，他也不答應人家誣衊華而富。

一個氣喘吁吁的警察和兩個美國巡邏兵打人羣裏擠了進來。
「狗咬你了嗎？你要控訴狗的主人嗎？」警察對克勞斯說。

克勞斯很快地考慮了當時的情況。他知道放棄控訴是會使人懷疑的，因為大家都看見狗撲到他身上去。如果控訴，就必須說出自己的姓名，自己的地址，還要把身份證給他們看，但是他沒有身份證。

正當他對這件事猶豫不決，假裝着看好像被咬傷了的手的時候，人們讓出了一條路，一個眼睛明亮的瘦女人擠了進來。

「庫爾特，孩子，出了什麼事？」她還沒有看到兒子和丈夫，就驚慌地問。

原來鄰居們已經把華而富咬過路人的事告訴了馬爾塔。現在她抬起頭一看，立刻就認出是克勞斯。

「啊！」她不禁脫口而出。

「媽媽，咱們的華而富撲到這位先生的身上去了，」庫爾特很急地、含糊地打斷了她的話，「這位先生，媽媽……」

「對啦，請看看吧，」克勞斯伸出一隻手，把被警察棍打成的紫紅色傷痕給她看。

這樣的傷痕在他身上有很多——這些傷痕很容易被人當作是狗咬的。人

們在這時候向前擠了過來，大家想看看這些傷痕。

「我的天哪！」馬爾塔叫喊一聲，「太可怕了，必須馬上搽碘酒，必須馬上包紮起來，否則要潰爛的……我自己，我自己來給你包紮……」

「噯……你給我包紮？包紮吧！可是要快些，我趕着要去呢，」克勞斯暗示說。

他望着妻子。她變得那麼蒼白啊！一縷斑白的頭髮，過去是沒有的！

雖然是在人羣中，當着警察的面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庫爾特，但這還是幸福的。馬爾塔看到了克勞斯的駝背、單薄的衣服、凍得發白的嘴唇……她非常痛苦。

她央求說：

「好先生，我求你不要控訴！……我已經夠難過的了。我立刻給你把手包起來。如果狗咬破了你的衣服，我來替你縫補。不過……不過這樣你就得到我家裏去一趟……」

她很快地跟兒子使了個眼色。孩子的眼睛亮起來了，爸爸要回家了！

「對，對，我們懇求你！」孩子附和着說，「我……我向你保證，我把

狗關起來，以後什麼地方也不放牠去……」

「向我保證？我看你怎麼兌現，」克勞斯立刻就瞭解馬爾塔和兒子庫爾特的機智，嘮嘮叨叨地說。

克勞斯就這樣回到了家裏。他高興地望着廚房。藍色的煤氣火舌在灶上跳動，克勞斯渾身感到暖和了。

從貯藏室裏傳來了華而富的咆哮聲，華而富被關起來了，可是牠還在用爪搔着門，盡力想掙脫出來，到主人那兒去。

「多兇惡的畜生！」警察傾聽着說。

「最好槍斃牠，免得再撲到人身上去。牠扯破了代爾克的褲子，」一個彎腿的美國兵說。

並且，一羣人都來了。他們——跟着克勞斯和馬爾塔，擠進了屋子。愛管閒事的莫利茨，他好像瘦貓一樣的媽媽捷傑夫人也到這裏來了。庫爾特準備打莫利茨一頓，因為莫利茨到處管閒事。

「馬爾塔太太！你沒有和衣服一樣顏色的線，那你就不能把咬破的地方縫得叫人看不出呀，」莫利茨在克勞斯旁邊打轉，窺看着他的臉，多嘴多舌

地說。

鄰居捷傑夫人也在出主意。小小的廚房都給不相干的人擠滿了。在陌生人和敵人面前，馬爾塔和庫爾特在克勞斯旁邊顯得很不自然。馬爾塔故意忙着縫補。她想，警察和巡邏兵可能感到無聊，會離開這裏的吧？

不，他們沒有走。他們躺在椅子上，不到街上去值班，他們覺得坐在火邊很舒服。

「喂，你縫壞了，馬爾塔太太，」莫利茨叫喊了一聲，「這位先生的衣服全給弄壞了！」

「不要多管閒事，這不是你的事情，」他的母親止住了他。

克勞斯假裝仔細地看着縫補的地方。他搖搖頭哼着，表示不贊同。

「不行嗎？啊！只是求你不要去控訴！」馬爾塔說，靈巧地裝得很喫驚的樣子，「如果……如果會使你滿意的話，我甚至可以拿我丈夫的短大衣調換你的衣服。」

「呸……短大衣？我還得看看是怎麼樣的短大衣，」克勞斯喃喃地說，「我要一件出遠門的短大衣，可不要你們的舊衣服。祇有在這種情況下，我